

宋代文化研究

(第六辑)

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
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03

B431.113

97
K244.03
4
2:6

宋代文化研究

(第六輯)

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四川聯合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

四川大學出版社
1996年·成都

C 417780

(川)新登字 014 號

責任編輯:魏 勇

封面設計:王蓉貴

技術設計:王蓉貴

責任校對:郭聲波

責任印製:張 凡

宋代文化研究(第六輯)

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四川聯合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

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成都市望江路 29 號)

新華書店經銷

成都五洲彩印廠印刷

850×1168mm

32 開本

13 印張

321 千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1 ~ 1000 冊

ISBN7-5614-1531-1/K·176

定價:28.00 圓

宋代文化研究

(第六輯)

編 委:(以姓氏筆畫為序)

王智勇	李文澤	祝尚書	郭 齊
郭聲波	舒大剛	曾棗莊	劉 琳

執行主編:郭聲波

目 錄

論宋代的言情詩·····	曾棗莊(1)
新變代雄與宋詩之文學史地位·····	張高評(17)
殘照悲歌：南唐文學論略	
——從晚唐到宋初不可忽略的文學歷程·····	向以鮮(28)
遼代女詩人蕭觀音論略·····	崔海正(50)
元代田園詩一瞥·····	劉文剛(56)
瑞異理論與宋代政治·····	楊世文(71)
德祐元年南宋朝廷內部的政爭·····	鄒志峰(86)
宋朝官方天文曆法機構考述·····	郭聲波(95)
宋代添差通判制度初探·····	李勇先(114)
朱熹評議蘇氏蜀學	
——立足于《朱子語類》的考察·····	栗品孝(131)
辨《通鑑·梁紀》正文及考異之誤·····	王蓉貴(145)
中華本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真宗朝校勘補正·····	
·····	王智勇 江 渝(148)
成如容易却艱辛	
——《全宋文》整理輯佚芻議·····	李文澤(152)
宋集孤本罕見本六種考·····	祝尚書(163)
祖無擇《龍學文集》考證·····	刁忠民(175)
司馬光文集的兩首逸詞·····	詹 衛(178)

蘇詩舊注補正(二)·····	馬德富(180)
《斜川集》三補·····	舒大剛(194)
張九成著述考·····	尹波 朱天(197)
道光刻本周必大集佚文雜考·····	吳洪澤(205)
《朱熹集》點校前言·····	郭齊 尹波(218)
幸元龍與《松垣文集》·····	劉琳(226)

北宋后妃繫年·····	黃錦君(228)
丁謂年譜·····	[日本]池澤滋子(266)

1994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概述·····	郭齊(306)
日本宋史研究的基調·····	[日本]寺地遵撰 王曉波譯(315)

1994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論著目錄·····	王蓉貴編(333)
1945-1993年韓國宋遼金元史研究論文目錄·····	
·····	[韓國]金成奎編 郭聲波譯(391)

補白

《宋史》宋季史實記載錯誤舉例之一·····	(55)
《宋史》宋季史實記載錯誤舉例之二·····	(85)
《朱熹集》出版·····	(147)
澹齋集誤文考·····	(177)
度正生年考·····	(179)
書訊·····	(204)
四川聯合大學文瀾電子出版製作中心成立·····	(227)
《宋史》同姓名的王之道有二人·····	(265)
釋“令項”·····	(314)
賀史丞相除少師啓非楊萬里文·····	(390)
《諸子集成》補編出版·····	(410)

論宋代的言情詩

曾棗莊

有人認為，宋代是詩言志，詞言情，宋人已把愛情逐出了神聖的詩歌領域，而專以小詞抒發他們的個人隱思。從宋代詩詞的總體情況看，此言是矣。但由於現存宋詩數量很大，超過宋以前現存詩的總和，因此言情詩在宋詩中的比例雖不大，但絕對數仍很可觀，值得加以研究。

—

讓我們從正式的夫妻之情說起吧。古代多丈夫在外，妻子在家，夫婦長期離別，因此出現了不少丈夫懷念妻子和妻子思念丈夫的詩作。前者如劉兼的《江樓望鄉寄內》：

獨上江樓望故鄉，淚襟霜笛共淒涼。雲生隴首秋初早，月在天心夜正長。魂夢只能隨蛺蝶，烽煙無計學鴛鴦。蜀箋都有三千幅，總寫離情寄孟光。

劉兼為長安人，由五代入宋，宋初任榮州（今四川榮縣）刺史、鹽鐵判官，並受命修《五代史》。從這首詩的內容看，是他在蜀中（“蜀箋”）懷念長安（“隴雲”）妻子的詩。宋初蜀中多戰亂，從“烽煙無計學鴛鴦”可看出，他們是因戰火而不能相聚。

張維《聞砧》云：

遙野空林砧杵聲，淺沙棲雁自相鳴。西風送響暝色

靜，久客感秋愁思生。何處征人移塞帳，即時新月落江城。不知今夜搗衣曲，欲寫秋閨多少情。

這也是一首征人思婦詩，前五句都是寫征人自己的思婦，後三句是征人設想思婦對自己的思念，是男性心目中的女性情思。

在家千日好，出門一日難。孔平仲《寄內》詩云：“試說途中景，方知別後心。”從“途中景”纔知“別後心”，什麼別後心，作者未明說；別後景，作者倒作了補充：“行人日暮少，風雪亂山深。”讀到這樣的“途中景”，作者的“別後心”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古詩作者多為男性，他們常常摹寫妻子對丈夫的懷念，不少實際上是寫自己對妻子的懷念。前面提到的劉兼還有一首《征婦怨》，是摹寫征婦對征人的思念的，或許就是他設想妻子對自己的思念：

金閨寂寞罷粧臺，玉筯欄干界粉腮。花落掩關春欲暮，月圓欹枕夢初迴。鶯膠豈續愁腸斷，龍劍難揮別緒開。曾寄錦書無限意，塞鴻何事不歸來。

首聯寫晨起梳妝的愁苦神情，次聯點春日月夜徹夜不眠，三聯寫愁腸別緒的難以排解，末聯點明原因，不但見不到遠征在外的丈夫，甚至連回信也得不到。

張泌《寄人》云：

別夢依依到謝家，小廊回合曲欄斜。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猶為離人照落花。

前二句寫自己夢見回到所思之人的身旁，後二句則是設想所思之人的景況。

文同《春閨》則全是從設想女方的愁思着筆：

枕帶縈春意，窗紗漏曉光。蠅蛸傷遠別，鵲鵲感流芳。妝匣蒸殘粉，熏爐減舊香。洞房燈燭外，只有夢悠揚。

韓駒《九絕為亞卿作》，從題目就不難看出是寫自己懷念妻妾

之作，但也完全是從女方着筆。其一云：

君住江濱起畫樓，妾居海角送潮頭。潮中有妾相思淚，流到樓前更不流。

這是寫人各一方，無法相見，只希望潮水能把自己的相思淚送到情人的“畫樓”前。另一絕云：

妾愿為雲逐畫檣，君言十日看歸航。恐君回首高樓隔，直倚紅樓過夕陽。

首句言願隨夫遠行，次句謂夫言會很快返回。末二句寫得最好，寫送別時情景，本是寫自己登樓倚欄望夫遠去，直至夕陽西下；却從恐君回首為高樓所隔着筆，以夫君的依依不捨來烘托自己的難捨難分之情。

有些詩看似思兒女，實際也包括了思妻在內，如胡朝穎的《旅夜抒懷》：

十日春光九日陰，故關千里未歸心。遙憐兒女寒窗底，指點燈花語夜深。

南宋葉茵《香奩體》云：

倚樓目斷暮江邊，約定歸期夜不眠。香篆有煙燈有暈，笑移針綫向床前。

香奩體是指一種專門描摩女子生活、心理的艷體詩，因唐代韓偓《香奩集》而得名。好議論確為宋詩特色之一，但未必盡皆如此，葉茵此詩就完全是形象化的描寫，從思婦倚樓遠望歸帆，一直寫到深夜丈夫都還沒有按“約定歸期”歸來。但這位思婦看到“香篆有煙燈有暈”的喜兆，仍“笑移針綫向床前”繼續等待，其滿懷希望、喜悅之情躍然紙上，活靈活現地畫出了這位思婦望夫歸來的急切心情。

以上是丈夫筆下的妻子思夫之作，妻子自己所寫的思夫之作也不少。如賀鑄妾的《答方回》：

獨倚危樓淚滿巾，小園春色懶追尋。深恩縱似丁香

結，難展芭蕉一寸心。

這是一首久別生怨的詩，她之所以淚滿巾、懶尋春，心緒鬱結如芭蕉難展，都是一個“獨”字所引起。

譚意哥字英奴，流落長沙為妓，後嫁與汝州張正字，她作有一首《寄夫》詩：

滿湘江上看春回，消盡寒冰落盡梅。願得兒夫似春色，
一年一度一來歸。

她奢求不高，只希望丈夫能像春色一樣“一年一度一來歸”，充分說明了他們相處之日少，而離別之日多。

宋一上庠生的妻子作《寄鞋襪》詩云：

細襪宮鞋巧樣新，殷勤寄與讀書人。好將穩步青雲
上，莫向平康漫惹塵。

平康指唐代長安的平康里，是妓女聚居之地。她希望丈夫能穿上她送的鞋襪穩步青雲，而不要去拈花惹草，平實的話語包含了很多擔心和厚望。另一太學生妻也寫有一首《寄夫》詩：

數日相望極，須知意思迷。夢魂不怕險，飛過大江
西。

這是一位感情熾烈的妻子，以致夢中冒險飛渡長江，來到丈夫身傍。

丁渥在太學，其妻寄詩云：

淚濕香羅帕，臨風不肯乾。從憑西去雁，寄與薄情
看。

直稱其夫薄情，說明怨之深，而怨之深恰恰證明情之切。

王元甫妻《送外》詩云：

此去唯宜早早還，休教重起望夫山。君看湘水祠前
竹，不是男兒淚染斑。

這兩個大家熟知的典故都用得十分貼切，妻子思念丈夫往往勝過丈夫思念妻子。

士人郭暉寄信與妻，誤裝白紙一張，其妻作《答外》詩，却全從好的方面着想，讀之亦頗有趣：

碧紗窗下啓箴封，尺紙從頭徹尾空。應是仙郎懷別恨，憶人全在不言中。

朱淑真是宋代多愁善感的著名女詩人，因婚姻不滿意，鬱鬱致死。其《傷春》詩云：

覽鏡驚容却自嫌，逢春長是病恹恹。吹花弄粉新來懶，惹恨供愁近日添。生怕子規聲到耳，苦羞雙燕語穿帘。眉頭眼底無他事，須信離情一味嚴。

她既怕聽到子規的哀鳴，更怕看到相親相愛、成雙成對的燕子的竊竊私語，因為“離情”對她來說已經够嚴酷了。

二

晏幾道是仁宗朝宰相晏殊的第七子，一生頗潦倒，曾任太常寺太祝，監潁昌許田鎮，晚年已不免于饑寒。黃庭堅《小山詞序》稱他有四癡，其一為“費資千百萬，家人饑寒，而面有孺子之色”。其《戲作示內》從“生計唯茲枕”生發開去，具體描述了雖“貧賤夫妻事事哀”，而仍要同甘共苦、白頭諧老的真摯感情：“世久輕原憲，人方逐子敖。願君同此器，珍重到霜毛。”“珍重到霜毛”可說是中國傳統夫妻感情的基本精神。

我國自古強調要忠于愛情，婚外情在中國歷來是不合法的，被視為不道德的。但中國婚外情之多，未必亞于他國，即使古代也是如此，即使理學興起、封建禮教大大加強的宋代，涉及婚外情的詩篇也多如牛毛。婚外情或者純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，或是只有短暫的歡會，留下的却是美好的回憶和無限的相思之苦。這類詩以小晏之父晏殊的《寓意》最為膾炙人口。其詩云：

油壁香車不再逢，峽雲無跡任西東。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風。幾日寂寞傷酒後，一番蕭索禁煙

中。魚書欲寄何由達，水遠山長處處同。

詩一開頭就集中抒發了“不再逢”、“任西東”的悵惘之情，接着是追憶當年春夏相遇時的情景，現在又是清明時節（禁煙），却只剩下“寂寞”和“蕭索”，連通信都不可能。此詩二、三兩聯的歡（次聯）愁（三聯）形成鮮明對比，末聯的“何由達”照應首聯的“不再逢”，婉轉曲折地表達出一種深厚的相思之情。

“油壁香車不再逢”可說是婚外情詩的共同感慨。蔡襄《書小閣壁上》云：“綽約新嬌生眼底，侵尋舊事上眉尖。問君別後愁多少，得似春潮夜夜添？”又《嘉禾郡偶書》云：“盡道瑤池玉樹新，仙源尋到不逢人。陳王也作驚鴻賦，未必當時見洛神。”陳襄《寄遠》云：“飛鵲翩翩暮欲棲，楚天新月射璇題。袖中已滅三年字，心曲惟通一點犀。步障影迷金谷路，桃花香隔武陵溪。瑤華好折無人寄，腸斷江樓百尺梯。”又《夜意》云：“熏爐香燼蕙煙沉，凜冽寒生翡翠衾。月國音塵千里絕，仙山樓閣五雲深。離懷暗耿金壺漏，獨夢多驚玉女砧。騎省中郎才調逸，擬將文筆賦秋心。”“侵尋舊事上眉尖”、“仙源尋到不逢人”、“瑤華好折無人寄”、“月國音塵千里絕”，都是好事難再的共同感慨。

秦觀的《贈女冠暢師》則是一篇單相思的詩，《桐江詩話》載：“女冠暢道姑，姿色妍麗，神仙中人也。少游挑之不得，作詩云：‘瞳人翦水腰如束，一幅烏紗裹寒玉。超然自有姑射姿，回首粉黛皆塵俗。霧閣雲窗人莫窺，門前車馬任東西。禮罷曉壇春日靜，落江滿地乳鴉飛。’”前四句寫暢道姑“姿色妍麗”，後四句寫她的冰清玉潔，自甘寂寞，不為秦觀所動。

在婚外情詩中，以贈妓詩為大宗。趙匡胤為了收回兵權，曾向為他打天下的武將們說：“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所以好富貴者，不過欲多積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無貧乏爾。卿等何不釋去兵權，出守大藩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，多置歌兒舞女，日夕飲酒相歡，以終天年？”在最高統治者的倡導下，不但私家養妓

成風，甚至官府也養有不少歌妓，供官員享樂。正因為如此，宋人的贈妓詩特別多，不止文人，甚至朝廷名臣也多風流韻事。如北宋名相文彥博，邵伯溫《邵氏聞見錄》卷一〇載：“文潞公慶曆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。公年未四十，成都風俗喜行樂，公多燕集，有飛語至京師。御史何郯聖從，蜀人也，因謁告歸，上遣伺察之。聖從將至，潞公亦為之動。張俞少愚者謂公曰：‘聖從之來無念。’少愚自迎見于漢州。同郡會有營妓善舞，聖從喜之，問其姓，妓曰楊。聖從曰：‘所謂楊臺柳者。’少愚即取妓之項上帕羅題詩曰：‘蜀國佳人號細腰，東臺御史惜妖嬈。從今喚作楊臺柳，舞盡春風萬萬條。’命其妓作《柳枝詞》歌之，聖從為之霑醉。後數日，聖從至成都，頗嚴重。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，迎其妓雜府妓中，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，聖從每為之醉。聖從還朝，潞公之謗乃息。”可見宋時府有府妓，州有州妓。州府官僚“多燕集”，都有營妓歌舞相伴。文彥博在成都的風流韻事已傳至京師，以至皇上都暗命御史“伺察”。而最有趣的是連去“伺察”的御史也同樣被拖下水，最初對文彥博雖頗似嚴厲，最後也只好不了了之，結果天下太平，其“謗乃息”。這裏活畫出了古今官場的所謂反腐倡廉的真象。

類似記載在宋人筆記中比比皆是，《墨莊漫錄》卷一載：“張宣徽安道（即張方平）守成都，眷籍娼陳鳳儀。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，安道祝仲儀，致書與之。仲儀至郡，呼鳳儀曰：‘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？’鳳儀泣下。仲儀曰：‘亦嘗遺尺牘，今且存否？’曰：‘迄今蓄之。’仲儀曰：‘尚書有信至汝，可盡索舊帖，吾欲觀之，不可隱也。’遂悉取呈，韜於錦囊甚密。仲儀謂曰：‘尚書以剛勁立朝，少與多讎，汝毋以此黷公。’乃取書付鳳儀，并囊盡焚之。後語安道，張甚感之。王、張，姻家也。”《過庭錄》載，長安妓茶嬌以歌舞稱，為劉放所喜。劉被召還京，茶嬌遠送，劉為作《別茶嬌》云：“畫堂銀燭徹宵明，白玉佳人唱渭城。唱盡一杯須起舞，關河風月不勝情。”據說劉放至京，歐陽修出城四十五里相迎，劉因喝醉酒還未起床，歐陽

修向他開玩笑說：“非獨酒能病人，茶亦能病人矣。”可見劉在長安的風流韻事也早傳到京城。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乙編卷六載：“胡澹庵(即胡銓)十年貶海外，北歸之日，飲于湘潭胡氏園，題詩曰：‘君恩許歸此一醉，旁有梨頰生微渦。’謂侍妓黎倩也。厥後朱文公見之，題絕句曰：‘十年浮海一身輕，歸見黎渦却有情。世上無如人欲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。’”

詩人的贈妓詩，多贊歌妓的貌美，如宋初張詠知益州，作《贈官妓小英歌》云：“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，偷入筵中名小英。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，謫向人間為飲妓。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，眼似秋波雙臉橫。舞態因風欲飛去，歌聲遏雲長且清。有時歌罷下香砌，幾人魂魄遙相驚。”宿州官妓小蘇善歌舞，關彥長景仁作《贈蘇小》云：“昔日聞蘇小，今朝見小蘇。未知蘇小貌，得似小蘇無。”此詩利用蘇小(又叫蘇小小)、小蘇二名的顛倒，稱美小蘇勝過南齊時錢塘名妓蘇小小。

詩人在贊美歌妓貌美時，也往往嘆其芳容難住，如張先《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，子京賞其佳色。後十年再見于京口，絕非向時容態，感之作詩》云：

十載芳洲撫白蘋，移舟弄水賞青春。當時自倚青春力，不信東風解誤人。

宋代不少歌妓不止能歌善舞，而且有文化，能詩詞，善書畫。宋初宰相李昉《贈襄陽妓》云：“峴山亭畔紅妝女，小筆香箋善賦詩。顏貌共推傾國色，篇章皆是斷腸辭。便牽魂夢從今日，得見蟬娟在幾時？千里關河萬重意，夜深無睡暗尋思。”蔣之奇《和鮑娘題兌溪驛》云：“盡日行荒徑，全家出瘴嵐。鮑娘詩句好，今夜宿江南。”山陽官妓王英英容貌平平，却長于書法，蔡襄曾教以筆法，晚年作大字甚佳，梅堯臣《贈王英英》云：“山陽女子大字書，不學常流事梳洗。親傳筆法中郎孫，妙畫蠶頭魯公體。”

真宗朝抗遼名相寇準的家妓蒨桃不只能詩詞，而且還是一位

頗有見識的女子。他對寇準的豪奢生活頗有微詞，他把寇準對歌姬的賞賜同織女的艱辛作對比，寫下了著名的《呈寇公》：“一曲清歌一丈綾，美人猶自意嫌輕。不知織女螢窗下，幾度拋梭織得成？”“風勁衣單手屢呵，幽窗軋軋度寒梭。臘天日短不盈尺，何似妖姬一曲歌。”寇準的答詞《和蒨桃》表明，名相的見識未必就勝過紅妝：“將相功名終若何，不堪急景似奔梭。人間萬事何須問，且向樽前聽艷歌。”這完全是宋太祖的及時行樂思想，聊可為寇準開脫的也許是，這和他在當時和戰兩派激烈鬭爭中的險惡處境不無關係。

歌妓雖出身低賤，但其人品往往高于士大夫。《西清詩話》載：“元獻（晏殊）初罷政事，守亳社，每嘆士風凋落。一日營妓曰劉蘇哥，有約終身，而其母禁之至苦，不勝鬱悒。方春物暄妍，馳駿馬出郊，登高冢曠望，長慟而卒。元獻云：‘士大夫受人盼睐，隨燥濕變渝如反覆手，曾狂女子不若。’”并為作《吊蘇哥》云：“蘇哥風流逼天真，恐是文君以上人。何日九原芳草綠，大家携酒哭青春。”

梅堯臣的《花娘歌》也為我們描寫了一位忠于愛情的歌妓：

花娘十二能歌舞，籍甚聲名居樂府。荏苒其間十四年，朝為行雲暮為雨。格高氣俊能動人，人能動之無幾許。前歲適從江國來，時因燕席相微語。雖有幽情未得傳，暗結慇懃度寒暑。去春從客出東城，舟中接膝心已傾。自從稍稍有期約，五月蓮航并釣行。曲隈別浦無人處，始笑鴛鴦浪得名。爾後頓逢殊燕婉，各恨從來相見晚。月下星前不暫離，暫離已抵銀河遠。青鳥傳音日幾回，鷄鳴歸去暮還來。經秋度臘無纖失，愛極情專易得猜。前年南園尋芳卉，小忿不勝投袂起。官司乘釁作威凌，督促倉皇出閭里。瀟瀟風雨滿長溪，一舸飄然逐流水。忽逢小吏向城東，泣淚寄言心欲死。願郎日日致青雲，妾已長甘在泥滓。更悲恩義不得終，世事難憑何若此。郎聞此語痛莫禁，天地無窮恨不已。我今為爾偶成

章，便欲箴之托雙鯉。

這位歌妓的特點就是“格高氣俊能動人，人能動之無幾許”。她能動人却難為人所動，而一旦為人所動，就能忠于所動之人。此詩的主體部份摩寫了她為人所動的詳盡過程，“前歲”僅只席上“相微語”，“雖有幽情未得傳”；自“去春”舟中起，已處于熱戀之中，笑鴛鴦之“浪得名”，表明這對戀人的親密已超過鴛鴦；“愛極情專易得猜”，他們間的一次小小忿爭却招致她被逐出樂府。失去的機緣，雙方都倍覺珍惜：“更悲恩義不得終”，“天地無窮恨不已”。

徐積的《愛愛歌》也為我們歌頌了一位品德高尚的錢塘歌妓。作者首先感嘆愛愛的不幸，墮于娼家：“愛愛本是娼家女，金魂玉魄沉塵土。歌舞吳中第一人，綠鬢雙鬟纔十五。耳聞目見是何事，不謂其人乃如許。操心危兮勵志深，半夜窗前淚如雨。假饒一笑得千金，何如嫁作良人婦。桃李不為當路花，芙蓉開向秋風渚。”金陵少年張逞游西湖，與之相愛，許以終身，相携潛遁居京師，脫離了污穢的娼館：“忽然一日逢張氏，便約終身不相棄。山不磨兮海可枯，生唯一兮死難二。有如檣櫓叢中木，忽然化作瀟湘竹。又如黃鳥春風時，遷喬林兮出幽谷。”可惜她們相親相愛的好景不長，張逞為其父捕去，活活拆散了這對戀人：“文君走馬來成都，弄玉吹簫從幾曲。不聞馬上琵琶聲，忽作山頭望夫哭。去年春風還滿房，昨夜明月還滿床。行人一去不復返，不念關山歧路長。前年猶惜縷金衣，今年不畫深臙脂。今年今日萬事已，蛟綃翡翠春如泥。”京師的好事子想方設法要接近愛愛，但愛愛忠于張逞，寧死不從：“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，不求所事兮志將何求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憂，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。嗶嗶草蟲，趯趯阜冬。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之，人間所恨兮何休時。深山人跡不到處，病鸞斂翼巢空枝。”

當然也不是所有歌妓都忠于愛情，朝三暮四，誰有錢就跟誰者也不少。廖明略曾與唐州營妓憐憐往來，情好甚篤，但後來憐憐却

隨一大商離去。廖明略作《汝墳驛題壁》譏之云：“阿憐二十頗有餘，秀眉豐頰冰瓊膚。無端欲作商人婦，更枉方尋海畔夫。”

三

生離與死別，是言情詩的共同主題。生離，前已論及，這裏再作一些補充；而主要論死別，即悼亡詩。

張耒《贈營妓劉淑女》是寫離別之苦的，全詩共兩首，其第一首云：

可是相逢意便深，為郎巧笑不須金。門前一尺春風
髻，窗外三更夜雨衾。別燕從教燈見淚，夜船唯有月知
心。東西芳草常相似，欲望高樓何處尋。

前二聯寫相見之歡，後二聯寫離別之苦。寫得最有味的是結尾二句，到處的芳草都是一片綠色，登樓遙望離去的情人，又哪裏找得到呢？

第二首寫道：

未說蟪蛄如素領，固應新月學蛾眉。引成密約因言
笑，認得真情是別離。尊酒且傾濃琥珀，淚痕更著薄胭
脂。北城月落烏啼夜，便是孤舟腸斷時。

《詩經·衛風·碩人》：“領如蝤蛴。”首句即用此典。蝤蛴是天牛的幼蟲，色白身長，一般用來形容女子頸項白長。前二句寫劉淑之美，三、四句是說約會成功的喜悅和離別的痛苦。後四句都是補寫離別之苦，是對“認得真情是別離”的具體描寫。

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卷三載：

秦少游侍兒朝華，姓邊氏，京師人也。元祐癸酉歲納之，嘗為詩云：“天風吹月入欄杆，烏鵲無聲子夜闌。織女明星來枕上，了知身不在人間。”時朝華年十九也。後三年，少游欲修真，斷世緣，遂遣朝華歸。父母家貧，以金帛嫁之。朝華臨別，泣不已。少游作詩云：“月霧茫茫曉柝